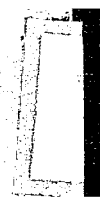


白米創作

異性的追求

愛潮



MG
1246.57
343

白冰創作

異
性
的
追
求

上海斯美書店印行



3 2169 3997 9

開場白

「戀愛」，「戀愛」，在二十世紀的青年男女，幾乎都是圍着這個神祕的問題。然而，雖屬努力，結果依然失敗。這是因為：男子的追求女子，僅以「美」為最高的標準；女子崇拜男子，是以「錢」為無上的權威。倘若雙方能長久維持着他們應有的特長，也許從此可以互相欺瞞，互相利用；不然，設使有一方面失去她（或她）的特長，那末，早遲終於有破裂的一天。年青的男女，往往因一時的熱情的衝動，而致陷於墮落不可收拾的田地，待事後懊悔，已經遲了不及，末了，便演出各種沉痛的悲劇。

這裏所說述的，就是一段可歌可泣，哀感頑豔的事情。女主角江英因不瞭解戀愛的精髓，最後實行自殺；男主角汪直，因得不到女性的安慰，結局亦做了和尚，至於內容是否曲折，情節是否香豔，背景是否雅潔，以及作者有否將自己偉大的個性與高尚的人格在此表現出來，在下不必多說，請讀者予以嚴格的評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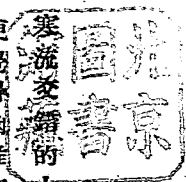
白冰。一九三〇年九月一日序於上海。

江英自殺了，汪直也出了家。

當錢塘江與富春江之間，有個叢林濃密，寒流交錯的小村

。這個小村，因為居民的稀少和地點的偏僻，便覺得幽雅而清靜。那裏面，滿充着大自然的美景：被潮水泛濫而潰蝕的土堤，被颶風拔倒而腐爛的古樹，被雨露浸濕而坍塌的牆垣……一切都沒有修理，衰敗的景像，堪可令人觸目傷心。

然而，這些並不足悲，不過是天然的淘汰而已。如果你是個善於審美的藝術家，你一定會流連忘返，感到它的可愛：在黎明之前，你可見到隔江的岸上，浮沈着的血紅的日輪，山坎



中白色的瀾漫的濃霧；聽着竹林間百鳥的啁啾，石岩下流泉的濺瀑。到了日中，倘使是夏天的話，那綠蔭蔽空的大樹，是你避暑的良好聖地。至於說到傍晚，更足予你精神上的快慰了：皎皎的明月，寒森森地掛在清朗的蒼穹上面，碧綠的江水，彷彿受了它的甜蜜的接吻，也欣然激起微波，擁抱着它，同時現出白色的銀光。有時更可看見夜渡的歸航，它的半明不滅的孤燈像鬼火地在江心中盪漾。

無論四季中的那一季，或一日間那一刻，只要你到了這個小村，你便會忘去你胸中的雜念，心中的煩惱，以及世界上一切紛糾繁亂，鎮定着你的心神，來享受這大自然幸福了。

可是，住在這小村中的人，雖說常得賞鑑大自然的美景——其實他們是看得厭，似乎不足為奇了——，對於文化是絕

對缺少：裏面除了兩所小學當最高的學府外，便無任何教育機關了。一般年老的鄉民，他們倒不憂心於此；他們所盼望的是天老爺恩賜厚福。使村中居民安居樂業，不致遭遇天災人禍。唯有青年們，時欲向外發展，不願苦守着這與世隔絕的窮鄉僻壤。

錢富小學是本村中最有名的一所學校。說雖說小學，學生的年齡，倒相差不齊：十三四歲以下的固然不少，十七八歲以上的也就很多。最奇怪的，他們是男女同學的，也許因為這是小學吧？但在這偏僻的村中，卻有這新穎的思想，未始不可說是一件可喜的事。在他們——男女學生——中，也彷彿不覺得有任何的隔膜，像城市的學生那麼畏縮而討厭。

青年學生中有個汪直者，他是個不凡的人物：他是個詩人

——難道初小的學生就會做詩嗎？不見得！不過他確有詩人的天才而已——，非常富於感情，而又歡喜多思索，不像別的學生一樣，只知道終日遊逛，踢球，賽跑，作種種無聊的舉動。此外，他的天資又是特別地靈敏，無論那一項功課，他祇須唸過一遍，便永遠刻在心上，不肯忘記了。所以，當學校裏考試的時候，他終是名列前茅的。

但是，汪直雖然學識高深，情感丰富，他却不善於交際；不知怎的，他看見這一般無聊的學生，心中就大大地不樂。他和同學談話的時間是很少的。因為不會交際，所以他便沒有朋友。這樣一來，他又變得驕傲了。一般人幾乎都不在他的眼中。教師們也當他是本村中的怪傑。

他的性情是多麼地直爽而優美，他的思想又是多麼地高尚

而深遠。他的外表看上去很是靜默，然而內心卻極度地活躍，他是沈思着，沈思着宇宙間一切的神祕，人世間一切的究竟，男女間無限的奇異……他有哲學家的腦，有文學家的心。他會屢次對自己說，他將來是要成個偉人的。

還有一個青年學生孫野者，和他的同學汪直的性格完全不同：他是活滑而善於交際，會說話而又長於運動，體魄強健，臉貌秀麗，可是並沒丈夫氣概和英雄本色。然而，他是交了運：誰也去親近他，誰也去敬仰他，雖說他屢次考試都不及格，連教員也原諒他，說他是爲了運動而曠課，沒有工夫來預備學科。

他的肌肉是那麼地結實，他的思想是那麼地單純，除了食，睡和運動外，他不知道世間的一切，他雖進了學校，與其他

的不識字的鄉民比較起來，相差很有限，因為他在閒暇的時候，絕不去看一看報，或是讀一讀課外的書籍。總之，他的人生觀和汪直比較起來，絕然不同了，雖則他們的年齡都一樣只有十七八歲。

現在讓我們來說一說一班女同學吧：其實所謂女同學並不像樣多，全學校祇得十個左右，由此可見鄉間女子受教育的少了。

在這十個女同學中，面部生得姣艷，身材長得適度的只有兩個。一個叫作江英，還有一個叫作葉鳳。但她們不過生得比較好一點就是。至於說到漂亮，那便不行了。所謂「漂亮」，是衣服使她們改變成的。俗語說「三分人品七分裝」，這話並不錯。她們如果和城市中的姑娘們比較一下，真有天淵之別。

同時更必露出未開化的樣子來。

白洋布衫，黑裙，洋線襪，剪髮，終算是時髦的了。有的簡直不行，不僅穿的材料遠不如都會中的學生，實在連合身的衣服都沒有。而且，女學生們的年齡，並不若男的一樣長大，她們至多還不過十六歲吧？自然，江英和葉鳳也祇得這點年紀。她們是天真的，對於男性絕不知道有何難解的奧妙。可是，江英卻比較能夠誘人些：她的美點在於一雙眼睛和一副牙齒。那雙眼睛，即就大畫家也畫不像，大文豪也描寫不出。古人稱為「秋波」，她是比「秋波」百倍的美麗了。凡是和她談過話的男同學，什九都被她吸引住，不能自制他們的情慾了。說到牙齒，也有一樣惹人愛的魔方：她的牙齒不特整潔，而且雪白，彷彿是用牛乳擦過的。尤其是說話的時候，愈加能夠表顯出

她的美點。

關於葉鳳，她也有她的可愛的地方。她的特點是兩條細細適中的腿，其次是粉紅的皮膚。不知道什麼緣故，她的兩頰老是像玫瑰一樣紅潤而有血色的。這確是天然的美；在這交通不便的小村裏，她那裏買得到胭脂香粉？不肖說她們沒有許多錢去採辦這些新婦女們的放裝品，即就有了錢，也無處可購，除非趁了輪船到外埠去。

總之，她們倆的美是天然的美。如果有機會，到了城市，把她們好好地裝飾起來，堪可與時髦女郎相比擬。美人往往出在鄉下，這是許多人所信任的一句話。於今果然實驗了。

說到汪直的家庭，他可算得是富家之子；不僅如此，他也是個有聲譽的少年，因為他的父親是在日城政府衙門當着祕書

的，在這小村中，能在政治佔一席地的，汪直的父親要首屈一指了。

然而，話雖這樣說，汪直的父親除了在衙門裏賺了一點外，便無什麼田地財產了。在小村中，大部分——可說是全部分的居民是以種植爲業的。因此他們自己都是有田地的居多。照鄉民的眼光看來，倒歡喜田地，不盼望做官。他們以爲田地是實力，是永遠不會變更的，而做官卻兩樣了：倘使時局一變，豈不大受影響？也許有了性命的危險亦未可知。他們是安居樂業慣的天之驕子，一旦叫他去冒險，實在有些害怕。自然，他們一方面是沒有這種本領的。

汪直的父親一向是在都會中謀事的，因爲前清是秀才，所以筆黑方面很是通順。那時候，也曾給人家充過「槍手」（即

代替人家考試，因而賺了不少錢。實則，在汪直父親自身，他也不願在政治上謀活動的，但他在家鄉中沒有田地，沒有房屋，沒有一切，於是乎只得用他一雙白手，到異鄉去生活了。

這小村中的鄉民，他們從未到過外埠，雖說交通並不能說怎樣不便。他們聽得人家說要到什麼什麼地方去，便笑嘻嘻地說道，「出外國幹嗎？」他們的腦筋竟簡單到這般田地。以爲除了這個小村之外，其餘的地方便是外國了。中國究竟有幾省，他們是絕對不會知道的。

江英，這女子是個勢利眼，雖則年紀尚輕，卻也很懂得人情世故。因爲汪直的父親是個有權勢的人，並且在本村中有一般人很尊重他，說他將來還要做大官的，所以她對於汪直異常巴結。她的目的是想誘惑他，使他愛上了她，這是她的初步的

計劃。等到初步的計劃成功以後，再設法第二步。她心裏這樣想：

「如果我能夠嫁着他，將來一定有極大幸福的。我的一家
人從未到過外地，我們成親之後，便可和汪直一道到他的父親那
邊去見一見世面了。一個人——無論男女——終該抱遠大的眼
光，徒然拘死於故鄉中，到死也不知道我們故鄉以外的事情，
這種閉關時候的思想，現在說起來，幾乎要令人笑得肚痛了。
「在汪直自身，我倒並不覺得可愛，不過很普通的男子而
已。但是，一個女子嫁人，先應該看看男子將來有否發展的希
望。若說他祇有了志願，而沒有相當的能力去達到他的目的，
這不是等於失敗嗎？」

「我們這個學校的男學生，據我看來，除了汪直以外，其

餘的在初、畢業之後，一定依舊去種田了。看從前畢業出來的一班人便可一目了然：他們有的去種田，有的去做工，有的去做小生意，還有的給人家去挑担，這樣看來，他們的書是白白地讀了。自然，現在這班人，將來的結果，總也逃不出幹這幾種職業。可是在直呢，他畢業以後定可升學的。他的父親思想既新，又在別府辦事。那麼，我的問題——倘若他愛上了我的話——便可迎刃解決了。」

誰也料不到，這義十五六歲的女孩子能夠想着如此重大的問題。

江英的家庭，卻完全兩樣了。除了她自己識得幾個字外，她的全家就等於瞎子。不過，她的父親倒並不歡喜女孩子識太多的字。他以爲一個女子能夠記普通的賬，便十足夠了，否則

像男子一樣深通筆墨，將來一定要在家庭中提倡非孝，實行革命了。但是，他也不贊成男子到外鄉去做官，或是做生意。汪直的父親雖幹了政治上的重要的工作，卻不在他眼中。他的思想和他的女兒江英的思想，全然是相背而行了。

江英雖明白：如果她去愛上了汪直，一定要被她的父親反拾的。然而，她倒是個胆壯的女子，她時常私自勾引汪直掉，使他陷於愛情的羅網，亦未始不可說是鄉村中的女英雄。

江英很明白，汪直的性格是爽直，富于情感而又歡喜和自然界接觸的。每當晨曦初昇或是斜陽西落的時候，她終看見他獨自徘徊江濱，作若有所思狀。

凡是富于情感而生性靜默的男子，他一定受不起女人迷惑。汪直的年齡雖祇十七八歲，但他對於男女的事情似乎早已

賄白，並且，他的渴望女性，較任何男子都熱誠。尤其是見了江英，他更有莫名的依戀。雖則口中說不出來，心裏是日夜吊掛着的。他的這種想念，不僅江英看不出，即就一般同學，也決不知道他內心的一切，因他向來寡言少語，非至萬不得已時，絕對不肯和人家說話，這是他的天性，誰也不能去改變他。

江英的有意於他，真如他有意於江英一樣的料不到。

一晚，當汪直正在江濱眺望徘徊的時候，被江英望着了。因為她的家是朝江的。她竟從家中偷偷地出來，獨自跑到那邊，故意假裝不見汪直的跳行着。這是女子被動的心理，她要對方先向她招呼，然後始肯和他談話。

汪直無聊賴地坐在江邊的一塊大石頭上，瞻望遠處的孤帆。剎那間，他聽得背後有一種靜悄悄的脚步聲，他駭異了，因

爲這個江邊除了他常來以外，別人是一向不到的。怎麼在這樣的黃昏時分，竟有人涉足而來了？

他的頭受了他的腦的吩咐，立刻側轉，用他的一雙富有情感的眼睛一望；是一朵蓓蕾的春花，一個美麗的鄉姑娘，一個他日常所戀慕的小寶貝。

同時，她被她一望，頓時停止了脚步：她站住了，把兩手攔在下顎上，她的那雙西子般的醉人的眼睛，向汪直一泛；這一泛足以勾銷他的附身的魂靈，同時，她的一副足以自驕的乳白的牙齒，也因淺微的一笑，露出它的美麗的光澤。

當雙方的視線相對着時，她竟作最後一笑，退了幾步，然後回轉頭，像一隻小鴿子的飛奔了。一面奔，一面卻時時回顧着，末了，舉起她的右手，向他一招，發出一陣處女欣愉時的

笑聲；那笑聲比黃鶯出谷所吐出的還清脆，美麗而婉轉。

汪直望着她這一瞬間的變幻，從來時至去後，眼睛沒有轉動過。他是呆得像鵝一樣不解了。

這一夜，他回到家裏，終於翻來覆去的睡不着。他腦裏想睡，可是心中不答應，它要去解答這個問題：

「爲什麼緣故？莫非她要來和我親近嗎？但又爲何要逃走？也許有別種的用意吧？」

處女的行動是怎樣的神祕，他是決不知道的。他一半看見江英會他江濱來，覺得很歡愉；一半望着她那樣鬼鬼祟祟，向他一看就飛奔回去，他又感到十二分的悵惘。

「奇怪的，女人這東西真奇怪的。」

他的腦中和心中，從此記着念着她這一次的奇突的事情。

雖然從前他也渴念她，但到底沒有這次印像的深。他愈加驕傲起來了，以爲像這樣美麗的村中皇后也看重他，來到海邊和他調笑，他的身分和學識一定超過常人了。因此隔了幾天，他又去了，他去到海邊的次數比先前要倍幾倍的多。

這是一個月夜，夏日的涼風，陣陣向江邊吹來，如果你在那面擺了一張睡椅，便很容易睡着了。像這種避暑的聖地，不下於莫干山和普陀。然而它因爲不出名，迄今未曾到過外路客，實在是件可惜的事。

汪直依舊和先前一樣坐在那塊大石頭上。但他在今夜是有意爲會晤江英而來的，因此時常把頭側轉瞭望她的房子，看看有女孩子走出來否。

不多時，江英果然又來了，像小麻雀似的跳着，漸走漸近

地向汪直的地方注視。他看準是她時，卽掉轉頭，依然眺望江面，故意不聽見她的腳步聲。他受過一次警戒：如果望她一眼，她是要逃回轉的。

她也很壞：看見他不理，也不去和他搭訕，只管自己在他背後唱着日常教師們教她唱的「葡萄仙子」的曲，並且她的身子同時還表演着。這使汪直難耐了。他又憤怒又佩服：「她的年紀這樣輕，竟能用這刻毒的手段來誘惑男子。唉！她真是個迷人的小妖精呀！」

「葡萄仙子」未唱完，接着又唱「月明之夜」了。在這明月皎潔，涼風宜人的江邊，唱這首歌曲，可算得最切合環境了。汪直雖還沒有回轉頭，但他聽了那和諧而美麗的歌聲，他已情不自禁，他的兩足無形地一動一動地在沙土上擊着拍子，同

時頭和手也一起做出同樣的舉動。

他沒有辦法了，竟回轉身來，目的是想看一看她的跳舞。可是，等到他回轉身時，她又不跳了。她確實會戲弄男子，弄得他們心醉神迷。

「王直，你也在此地嗎？多麼涼快呀！」

她先開了口，面上表現出很和藹而又誠懇的態度。她的有吸力的眼睛，這時早已全部把他吸住了。彷彿是蒼蠅飛上了蜘蛛網，要解脫，是件難事。縱然你如何能掙扎，你的力量到底有限，那裏敵得住她的膠黏的絲網的牽制呢？

他是個不會說話的人，尤其是在女子面前，雖然她還是個女孩子，但她早已像大人一樣發育長成了。他祇望着她，口雖沒有開，眼中已訴出他內心的熱烈的情緒。

「這樣呆呆地望着幹嗎？莫非不認識？」

她很活潑而又自然地說出這句話，把頭側倒右肩上，細着眼縫大笑了。

「那末，就請在石頭上坐一會吧！我看你跳舞跳得疲倦呢！」

他把身子移到石頭的末端去，讓出一點坐位來給她，她也不客氣地坐了下來，大家一時想不出什麼話，只得坐着看看天上飛騰的浮雲，向八分滿的月光追逐，聽聽潺潺的流泉和野外的虫聲。

「喂，你看！月亮旁邊那塊灰色的東西是什麼？人家說月亮裏面有兔子的，不知道確實否？還有的人說，它裏面有個爛腳的老頭子在掘樹，他的背後還有一隻雞雞噪他腿上的虫，我

不大相信，你看是真的嗎？」

這個女孩子，竟會發出如此困難的問題，去問她旁邊的汪直。

汪直雖比她大幾歲，但是，像這樣奧妙天文學，他也決不會明白的。他被她難住了，想回答，一時竟回答不出。挨了一息，才糊裏糊塗地答道：

「我也不大相信，但究竟是否，現在尚不知道，等到我將來年紀大的時候，再來告訴你吧！」

他不負責地去回答她，但心裏很不適意，因為她拿這種難題去問他。

「你也不知道嗎？那末，我問你：」她依舊望着天上，想了一回，才說，「你知道天上的雲是那裏來的嗎？」

像考試一樣，她一個一個題目都想出了。其實這回她是知道的，但她特地想難住他，看他能不能回答。

「你是來考驗我的天文嗎？這個我曉得的，可是我不同你說，看你怎麼樣。」

「哪，又知道了！既然曉得就大胆說出來，否則便是無知。」

他被她一氣，就用手指着天上的雲道：

「告訴你，聽着：雲是從水蒸氣上升，在中途碰着了冷氣而凝結的一種比空氣輕的東西；如果碰着極大的冷氣，它便重過空氣而下降了。這便是雨。我們上半年就聽先生講過了，你莫非忘記了嗎？再不要拿這些問題來問我吧！我討厭天文，我不歡喜研究天上的事情，我要討論人類的問題——我歡喜談男

和女的故事。」

「你歡喜談男女的故事嗎？我也歡喜呢！也許我比你更歡喜吧！但我不會談，你說給我聽好嗎？」

「談什麼呢？」他想了一想，低下頭自言自語地說。

「隨便你吧！我什麼都歡喜聽。」

「從前，」汪直開始了，江英挨近他的身邊，傾着耳朵靜聽了。

「從前有個癩頭的小孩子，他是以賣花爲業的。有一天，他喊着賣花的聲音，經過了一條街上。在街上的樓房中，住着一位美如天仙的千金小姐。她一向是愛花的。因此聽了賣花聲，便立刻將頭伸到樓窗外邊去，去望個究竟。不料她看見賣花的是個癩頭的孩子，她笑了，同時在他頭上吐了一口芳痰。癩

頭的頭上忽然落下一滴比雨更大的水，知道人家的痰吐着了牠，勃然大怒地昂起頭來，想開口大罵了，那知吐牠的人是個千嬌百媚，如花如玉的小姐。並且，她還對他微微地笑着。這使他驚喜不定了，他的全身都酥軟了，連花籃都領不牢，只是定着神，呆呆地望着她，像我今天晚上望你一樣……

「不要牽到我身上來，講故事儘管講故事吧！你這個人……快點講下去！」

汪英帶責備的教訓他。於是他又接下去講：

「……直到小姐把她的頭縮進樓窗，他才肯側轉身走。」

「到了家裏，他竟患起想思病了！睡在床上幾……幾夜不起身，也不吃東西。他的母親奇怪了。問他究竟患了什麼病。起先他不肯直說，到了後來，他才老實講了出來。他的母親聽了

，不禁嘆道：

「『唉！孩子！你傻了！那小姐是在笑你的癩頭哩！我們這樣窮，莫非她會想這個念頭嗎？你不要痴心妄想吧！』」

「可是癩頭卻不相信，他對他的母親說：

「『母親，她確實愛上我了！快點去給我找人做媒吧！』」

「母親怎麼會和他一樣癡情呢？她僅置之一笑，一面只是去安慰他，使他憩念。

「然而，沒有效，他的病愈來愈重了。在臨終的時候，他對他的母親說：

『母親，我的病無藥可醫了！我要死去了！我死之後，你便無人來供養，可是，不要緊，請聽我的吩咐吧：我的心肝是會唱戲的，待我死後，你將它挖出來養在面盆中，到四面去賣

錢。這樣你便能生活了。」

「癩頭說完話，閉目長逝了。他的母親哭得連眼睛也腫起來。沒有方法，祇得照他所吩咐的做去，挖出他的心肝，養在面盆中，持着到街頭巷尾去賣錢。」

「說來也奇怪：真的，那心肝果然會唱歌的每唱了一次，人家給她一個銅板。它是這樣的唱着：

『自古癩頭多重情，

儂雖賣花，

亦俱赤熱心；

見小姐，魂飄零，

如今雖葬黃泉下；

一縷纏綿的情絲，——

尤永縛着爾芳影！』

「這時候。她剛才經過那小姐的樓窗。小姐聽得心肝會唱歌的消息，她也從樓窗上伸出頭來望了。」

「她一聽了這首歌，忽然記起癩頭孩子來，她感動了，心裏一酸，兩顆寶貴的眼淚，仆通掉了下來；那眼淚不歪不斜地正正掉在心肝上面。說也奇怪，它被眼淚一滴，登時便停止了唱歌。心肝所以唱者，就是爲了小姐，如今小姐已和他表同情，流下了眼淚，那表明她是愛上了他了，所以他也從此不悲傷而發不再出哀鳴了。」

「可是心肝不會唱歌後，對於他的母親怎麼辦呢？她是靠此爲生的，現在停止了歌唱，她不能生活了。因此要求小姐供養她的一生。小姐沒法，祇得照辦了。」

故事講完了，汪直故意看看她的面上，有否什麼表示。

「你聽了這件故事滿意嗎？」汪直問。

「滿意的，我真歡喜聽這一類的故事呢！我希望你此後常常到此地來講給我聽。」

「你對於這件故事沒有什麼批評嗎？」

「我只覺得這個癩頭太不設想了！？他不應該向小姐這樣多情。他怎麼配得上小姐呢？」

「那末，你便是和小姐一樣的女子了！世界上的女子什九都是負心的。你不說癩頭的多情，偏說他的不該，試問小姐是什麼呢？她也不過是個女人。男人向女人求婚是常事，有何可笑？」

江英被他說得啞口無言了。

米

米

米

江英和她的女同學葉鳳，她們向來是很要好的，可是自從江英和男同學汪直互相親近以後，葉鳳內心的妒火，漸漸熾熱了。原來她也愛上汪直的，不過她的手段不及江英，因此至今未得着一個機會和他談一句話。

有一次，葉鳳看見江英和汪直在一株大樹下互相擁抱，她恨極了，馬上回轉路，跑到家裏，寫了一封信給汪直道：

汪直學兄：

我們素來沒有通信過。但你不要因為看見我寫這封信而驚異。我今天是來報告你一件消息的：

我很知道，你向來是愛江英的，但我老實對你說吧，她是

個負心而愛情又是不專一的女子。她不僅愛上你一人，她還愛上孫野呢！孫野，誰也知道是個壞傢伙，可是一般女同學們卻歡迎他。

昨天早上，我親眼看見他們在操場的角隅，做不規則的舉動。唉！我是苦口良言，你何必要去愛上這種女子呢？她將來定要拋棄了你，而使你傷心的呀！如果你要愛她，也不要真心愛上了她，這樣，痛苦也許會比較減少些吧？

同學妹葉鳳上。

汪直看了這封信，不禁大怒起來。他一半固然知道這是葉鳳的從中破壞，一半也懷疑江英和流氓式的孫野爲伍。

其實江英目前並不有心于孫野，孫野有意于她，的確是事實。在上面已經說過了，照江英的本心，她是愛孫野的，因爲

他將來沒有什麼希望，因之，她把這種愛心移到汪直身上了。換句話說，她並不真正愛上汪直，不過是勢利而已。她，足足可以代表中國的女性——甚至是全世界一般的女性。世界上男女的婚姻，所以大部分都屬不滿意，而又不得不結婚者，大抵是這種原因。

另一方面，汪直是確實愛上江英的。可是自從他接到葉鳳的一封信後，他有些戒備了。他疑心她也許和孫野有關係的了？

江英的家庭是專制不堪的，她的父母見了汪直，心中便覺不樂。他們屢次警告江英，囑她切切不可和汪直親近，如果她自己提及嫁與汪直的事，他們愈加要氣得把她趕出去了。

「江英，我預先告訴你，如果你要和汪直親近，不被我看

見則已，否則，我親眼看見，你休想回到我家裏來。我要給你打死爲止。」

因此汪直和江英接觸的機會是很少的，雖則他們兩家離開很近。可是她的父母卻很歡喜孫野。他屢次到她家裏，他們終是寬待他，當他是自己人的。孫野呢，便乘此大拍馬屁了。不僅做出種種阿諛的醜態，並且還要背後侮辱汪直的名譽；使他們恨上加恨。

可是江英與汪直在目前是處于水深火熱的地步。他們在白晝，決無會面的機會。唯有晚上或是深夜，尚有相聚的可能。但是，經過孫野的扇惑以後，他們見面的時候愈加少了。

有一次，是深夜了。汪直從家中出來，走到江英的屋子旁邊。江英的房間是朝江面的，他便從窗裏望進去，看見裏面點

着燈，她還坐在椅上沒有睡。

他輕輕地走過去，但是那扇窗很高，他爬不上去，便隨地拾起一塊磚頭，填在腳底下，然後立了上去。他先用手敲了敲窗門，這時江英注意了，她忽然把兩隻美麗的眼睛移到窗門上來，表示很驚駭的樣子。但她一看原來是汪直，她才放了心。然而她又另外起了一種恐怖，她怕被家裏的人曉得。

汪直想爬進去了，江英止住他，對他說道：

「汪直，不要進來！否則很危險呢！」

她搖搖手，不敢多說話，免得被家人聽見。」

「那末你你出來吧！在這樣的深夜，決沒有人會注意的。」

「他把口套在她的耳中說。」

「如果我開了大門，豈不被他們聽得嗎？」

「不要，不要開大門的，你可從窗裏跳出來。我在外邊抱住你。」

真的，他們都被熱情所迷惑，不顧一切危險的，實行他們的羅曼斯了。

「我怕呢，汪直！」她的兩手按住了胸口，它是一起一伏地動着。

「不要怕！沒有什麼的！」他撫慰了她。

他們攜手同往江邊走去。這時下絃月剛才上升。但是她的亮光薄弱，而且四周都很朦朧，看上去彷彿有層濃厚灰色的雲在包圍着她。那遠處的一座靠江的小山，望去好像海中的孤島。

「江英，日前我接到葉鳳的信，她說你現在和男同學孫野

很要好呢！並且她還看見你和他在樹下……我曉得了，你是自作弄我，我……」

汪直的聲音嗚咽着，他一想起江英被人家奪了去，心中就不禁哀傷起來。

「真的嗎？那個造謠惑衆的惡丫頭，我要好好地辦理她。無緣無故，她竟說出這種難堪的話來。唉！還有你——你相信了嗎？她是想從中破壞我們倆的感情呀！我勸你千萬不要去相信這種女子的說話。你想錯了，汪直！我是一向愛你的，你莫非不知道嗎？」

汪直經江英這樣堅決地解釋之後，他才稍許放心一點。他們一面走，一面談，走得很遠了。

「我們站住吧；否則走得太遠，有些危險呢！你看四面多

麼黑暗啊！我要回去；如果我的家人醒來不見了我，豈不是要大大地駭異嗎？這樣一來，事情便糟了！」

「那裏的話！在這樣的深夜，個個人都熟睡了，他們怎麼會醒轉來喊你呢？女孩子，倘使你要談戀愛，就不可怕危險，更不可怕受痛苦！」

她勉強答應了，但不敢再向前行。

「爲什麼這樣畏畏縮縮？莫非前面有老虎的嗎？」

「老虎？我倒不相信會有；不過，我怕鬼。你看，那邊處墳堆上不是一盞一盞鬼燈嗎？牠們似乎漸漸近的了。並且，我也怕蛇。」

「那末我們走回去吧！女孩子到底是胆小無用的。」他雖是這樣說，其實他自己何常不怕，被她一說，愈加疑人疑鬼了。

，但他不肯將弱點在女子面前表示出來。他知道凡是女子都是歡喜英勇的男子的。

回到他們先前所坐過的一塊大石頭旁邊，躊躇了一下，他們坐下了。男的先問女的：

「江英，我問你一句話，但我不知道你懂得與否？」

「什麼話？你所說的話我怎麼不會懂呢？」

「你懂得男女的愛情嗎？」

「哦！這是很容易懂得的。上次你講給我的那個癩頭孩子的故事，不就是關於愛情的嗎？」

「對啦！凡是男女，都應該有個愛人的，你呢，江英？不妨直說的。」

「我不是早對你說過我一向是愛你的嗎？那意思是說我從

，小就和你要好的。但是，你要答應我一件事……」

「什麼事，江英？」

「我同你要好，但你將來帶我到你父親住的地方去。因為我不歡喜故鄉的小村，我很想到大都會裏去見一見世面，看一看繁華的物質生活。而且此地畢業以後，還想再到外埠去多唸幾年書。這是我區區的要求，我不知道你肯答應我否。」

「這是極容易的事呀，等到你一畢業，我便可以設法了。但你要始終如一，不可在中途去愛上了別個男子。」

時候不早了，汪直送江英到了她的窗口，依舊抱她上去，躍進窗內。他們招了招手，兩相分別了。

一一

抑鬱不得志的葉鳳，自從她寫信了給汪直，他卻不理睬她以後，她心裏非常忿怒了。但也沒有方法：他們倆已經了解是因了葉鳳而發生誤會，即就你無論如何去煽惑，也以中用了。

葉鳳便另外改變了方針：她也知道孫野也是愛江英的。尤其她的父母，對於他更加十二分的歡喜。所以她又寫了一封信給孫野，使他去恨江英，俾她能和他圓滿解決。因為她不僅愛上汪直，而且也同時愛上孫野。現在汪直方面已經不成功，只得向孫野處去要求了。她寫給孫野的信是這以說：

孫野學兄：

今天不是爲別的緣故，不過是告訴你一件事：你心愛的江英早已和男同學汪直發生關係了。唉！你爲什麼這樣愚蠢而癡情呢？人家已經不理你，你何必再去睬她？縱然江英的父母對於你有良好的表示，可是，你所愛的是江英，並非她的父母呀：況且，戀愛是要雙方面的，如今你這一方面固然熱情誠意，她那方面卻冷淡如冰哩！

想來這件事，你大概早知道吧？但我恐你不大明白，因此再作一封信告訴你個詳細。我很希望你能够接受我的忠告，和那個蕩女絕交。世上的女子正多得很多，你何必拘死於她？況且，像你這樣的才貌，要找個女子，如反掌之易。

我曾聽說他們每夜在江邊幽會，你想，這女子糟糕不糟

糕？我也要告訴她的父母，使她吃點痛苦。但你還是不要她爲妙。

女同學葉鳳謹上。

本來就有一半懷疑江英和汪直有關係的孫野，如今忽然接到葉鳳的信，心裏愈加明白了。他的妒心驟然增加起來，不僅對於江英抱着復仇的決心，卽就對於她的父母，他也無緣無故懷恨起來了。但他卻和葉鳳異常親密。

葉鳳屢次跑到孫野家裏去。去的時候還帶了一羣女同學。因爲她雖則愛上了他，到底不出於十分誠意。尤其是在初次，她看見他似乎有些害怕，但心裏又想去接近他。

孫野看見了這般女同學，頭暈眼花了。她們都是鄉下大姑娘，有一部分還蓄着辮子，有的既不穿裙，又不着旗袍。喉

龐大而粗，大家說起話來，真像一羣鴨子在叫着。如果站在她們旁邊，連耳朵也要被她們震得聾了。

他心裏暗暗想道：「葉鳳真是個討厭的女孩子，她既然有意於我，爲何又要帶一般怪可怕的女同學到我此地來呢？倘若她們生得好看一點，倒也不要管它，可是她們什麼都不美，和江英比較起來，誠有天淵之別。而且她們的態度彷彿是無頭蒼蠅，東走西奔，沒有一息定。我檯上的一切，都被他翻亂了。」

但他只是這樣暗想，卻不敢在她們面前對葉鳳說。他有點煩惱起來了。葉鳳的有意於孫野，是因爲失戀於汪直；孫野的愛上葉鳳，是因爲失戀於江英。他們是一對同病相憐的失戀者，然而各人心中都有難言的隱痛。

這般無頭蒼蠅似的鄉下大姑娘，和葉鳳在孫野房裏談笑着。孫野雖則討厭她們，但他覺得自己房裏有了那樣多的女性，倒是一件可喜的現像。想到此地，他不禁感到幸福，同時自驕起來了。

當他離開了房間，到客堂去倒茶給她們時，其中有個麻皮的姑娘，在孫野的抬子上亂翻了一會，翻出一本日記簿來，她快樂極了。一頁一頁的翻着，同時對同學們道：

「你們靜聽着吧，我唸出來，這是孫野的祕密日記簿呢！啊！裏面是說我們的，」

麻皮姑娘說完後，立刻唸了出來：

「六月十五日。今天我送江英一朵鮮花，表示我愛她。但是，這女孩子卻不懂得我的深切的用意。不知怎的，她對於我

彷彿有種極大的吸力。我時欲和她親近，苦於沒有機會。唉！如果她將來肯嫁給我，做我的老婆，多麼開心呀！努力一下！

「六月十九日。江英似乎知道我歡喜她了。這幾天以來，她屢次用她的一雙迷人的眼睛來看我。她真是個妖精精呀！她一雙眼睛迷人的力量實在不小。祇要被她一望，我的心就出竅了。但我卻歡喜這樣的女子。女子是應該有迷人力量的，倘使一個女子。沒有一部分使男子看了會動心，她便失去可愛的能力了。

六月廿四日。可惡的麻姑娘：今天課堂裏只得江英和我兩個人，如果沒有這個討厭的第三者插在裏面，我早就要向她求婚了！看不出，她今年至多不過十六七歲吧！但她的身體的每一部分，都大大地發育起來了。像真一朵美麗的花，剛開出來

，才能聞到它的香氣。當含苞未放時，我們是不知道它的可貴的。

昨天我又送給她許多東西，如鉛筆，拍紙簿，墨水等等，她都給我收去了。我也正歡喜她這樣直爽。但她是個沒良心的女子，她從未對我說過和我要好，並且還時常和我所恨的汪直爲伍。

我常想不要她做我的戀人了，但嘴硬心軟，看了她那副誘人的態度，便把她的一切過失都忘記了。

「六月廿九日。真快樂！今天晚上我偶然走過她的屋子，被她喊進去了。我當時還疑惑着不敢走進，後來經她說明，她的父母都出去了，家裏祇剩得她一人，我才大膽地踏進。我坐在她的對面，她一息不停地露出她的風騷的態度，用眼睛來呼

喊我，我被她引得難耐了，就偷偷地給她接了一個吻。那時候，她卻沒有留意。她並不罵我，似乎是表示願意。末了，還對我微笑了一下。這一笑愈足使我心神不定了。我有些嚇，不敢多留裏面，恐怕被她的父母回來看見，因此連忙跑了出來，心裏才暫時安定了一些。可是這個美快的印像，卻永遠刻在我的心坎裏。我的嘴裏時常回味着她的櫻唇的餘香。」

麻子姑娘讀了六月二十四日罵她的日記，她又笑又氣。

「你這小色鬼！你要罵我嗎？我給你宣佈出來，看你到那時有面子沒有……」

麻子姑娘尚未說完話，孫野手裏端着茶回到房間裏來了，他看見大家都特異地笑着，似乎覺得有奇怪。但他卻不知道他的日記被人翻閱過了。

「諸位小姐吃茶吧！」

「哈！哈！哈！」羣衆禁不住地大笑起來。

「怎麼樣？你們之中一定有人愚弄我了。葉鳳，你告訴我她們幹了什麼事情這樣好笑呢？」

葉鳳假裝不知道。麻皮姑娘卻先開口：

「何必這樣客氣親自端茶呢？我們是不敢當的，唯有江英才配得上接受，……對不起了，孫野，從前我有一天曾妨害你倆在課堂中的重要工作哩！但是此後我決不如此愚蠢了。」

孫野一時被她說得莫明其所以然。然而這般無頭蒼蠅卻抱着肚子噙齒地笑個不止。

「你們為什麼這樣笑呀？再笑我要抱你們到房內去親嘴了！」

麻皮姑娘露出她的傻態，竟抱起了另外一個矮同學，在她的芳頰上吻了一下。然後接下說道：

「你的面孔生得多麼美啊！我吻過你以後，嘴上還剩着甜蜜的餘香呢！」

她說到此地，被孫野聽懂了。他立刻跑到櫃子旁邊，去找他的一本日記簿。日記簿依舊端端正正的放在那邊，彷彿未曾被人家動過。他懷疑極了，朝大家的面上仔細望望，想曉得一個究竟。一面將手中的日記簿，快快放進袋裏。但他愈發「亟」，大衆愈笑得利害。

「你們當中一定有人偷看我的日記簿？」

孫野疑神疑鬼地表示出一副怪態，他的兩眉綳着，臉上似乎有些難爲情。

「你的日記簿在那裏？我們倒想看一看呢？」

一般如鴨子的姑娘們，異口同聲的絮聒着。

他真像啞子吃黃蓮，有口說不出的苦。

一羣女同學，便這樣嬉嬉哈哈散去了。

隔了幾天，當孫野和葉鳳個人相遇的時候，他儘量地教訓她一番。

這是一個太陽初出的早上。孫野約了葉鳳，兩人趁着江邊的小船往附近的江面上出發。船上並沒有別個人，因為孫野懂得霸舵及各種船上的工作，在波平浪靜的天氣，他是不怕的。還有一層原因，他如雇了另外的船工，他又恐怕被第三者知道他們的祕密。而葉鳳也是鄉下女子，船上的一切她也十分明白。所以他們便大胆地往江心駛去。

赤色的太陽，動盪地從水底抖顫上升，把整個江面照得殷紅可怕，望去彷彿是條血河。在這沈靜而清爽的早晨，除了聽得森林間鸚鵡和其他的鳥聲外，一切都是幽默地和平地呈現着。

當船搖得很遠的時候，他們才開始談話。

孫野確是一個壞傢伙，誰也料不到——尤其是葉鳳——，在今天的船上，他竟用了如此野蠻無理的下策去強逼她。他故意把船搖得很遠，然後開始對她說：「

葉鳳，你將來一定肯嫁給我嗎？」

他說了以後，面上露出凶惡的神色。他用雙手抓住着，把她拉在身邊。這時候船在江心浮浪着，隨風漂流。她被他這樣突然一來，嚇得全身發抖了。她想叫救命，但在江心有誰聽得

呢？只得像小雞一般，聽老鷹處置。

那個野蠻殘暴而不知羞恥的孫野，他看葉鳳尙未曾回答他，竟欲強施非禮了。這一來，她大聲呼救了。她的聲音尖而銳，高而遠，孫野恐怖被人聽見，便把她嘴塞住，禁止再喚。

「你要呼救嗎？我給你拋到江心去！」

「那末，我不呼救了！可是……你……別要……這樣……此地不好來的。被人家看見豈不……」

「回答我，你肯嫁我否？」他怒聲道。

「我肯的！」她勉強答應了一句。

「口裏答應不算數，」他說了以後，從袋中取出一枝鉛筆來，吩咐她道：「寫張證據給我！」

「怎麼寫法呢？」

「這樣寫：『葉鳳此生誓嫁孫野；如有食言，可依法追訴。葉鳳親筆。』」

她聽了這樣強逼的話，心裏登時痛了起來。她是處於進退兩難的地位：不寫，不免一死；寫了，嫁着這種野蠻的男子，豈不終身受害？但爲目前保護生命起見，只得忍痛提起筆寫了。

她的眼淚，一滴一滴從兩頰流到紙上。她的手震動着，像臨死的罪犯一樣發抖。

她寫完以後，把紙交給孫野。他看見所寫的正和他所說的相符合，便把它摺起來放進袋裏，然後笑嘻嘻地對葉鳳道：「我告訴你，我逼你寫這張東西的原因：我是個富於情感的男子，我已把我整個的心去愛上江英了。然而她竟不理，反而

去愛汪直。這使我痛恨極了。如今我已知道，女人們是薄情的東西，倘使不用這種苛刻下流的方法去克服她，是永遠不能奪得她的。

「除了江英以外，我看看錢富小學裏面的女學生，要算你最美麗了。因此我才決定下這方法。你應該原宥我的苦衷。

「還有一件事：你回去後，不可將這件事告訴第三者。如被我查出，你休想活在世上！」

可憐的葉鳳已嚇得像死魚一般。她幾乎昏過去，孫野說麼，因此她一句也沒有聽出。

本來葉鳳將要開始愛孫野了。那知經了他這次無理的壓迫，她反而痛恨着他。

「莫非結婚有強逼的道理嗎？他既然可以逼我寫憑據，我

「何常不可以教他寫回呢？」

葉鳳調皮起來，就把一張作恐怖狀的面孔，改爲和善而親愛的樣子，故意去誘惑他。她裝着妖媚的態度對他說：

「親愛的孫野哥，我早已愛上了你，莫非你還沒知道嗎？你記得我寫給你的一封信嗎？卽就不叫我寫這張東西，我也決意嫁你的。現在，我請求你：你也寫一張同樣意思的證據給我吧！你既然真的愛我，當然無問題的。」

「好的，我也寫張給你，我們今天在船上訂了婚約吧！」
孫野看見葉鳳很和平溫柔，而無恐怖的樣子，他知道她是出於誠意的了，便拿出鉛筆寫了一張同樣的字據給她。

這時候，葉鳳試出他的心了。她現在知道他確實是愛她的，不過他的舉動太野蠻些就是。如果他是個滑頭，他絕對不肯

寫的。其實，她不明白，男子的心比女子更狡猾，他今天所以肯寫出者，是因爲失戀於江英。一個男子失了戀，他是急於找別的異性去。這樣，就比較可以減少着許多痛苦；否則，一想起從前的戀人，他的心就會像刀割一樣的難堪。有了別的女子，的安慰體貼，他對於舊時的印像，也許可以漸漸疏淡下去。

等到整個太陽從江面上高浮的時候，他們搖着原船回來了。

很怪異的：自從這次以後，他們倆的感情，一天一天地增高一天。她是一點也不懷疑的，當他是未婚夫了。

他呢，卻有些兩樣，他的悶葫蘆是非她所能猜測的。他有這種野心：葉鳳是我的後盾，現在我再去努力引誘江英，倘使江英答應了我的要求，因而嫁給我，那末，我便可拋棄了葉鳳。

；否則就拿她——葉鳳——來做我的老婆。我的計劃是萬無一失的。

米

米

米

汪直是在錢富小學最高級的一班。他今年畢業了。可是孫野，江英和葉鳳，還依舊在繼續她們的學業。因為她們比汪直低一級。

畢業後的汪直，不到多時，就被他父親喊到XX大都會去某中學唸書。在臨別的一晚，他再約江英到那江邊，坐在先前所坐過的地方。

「現在我畢業了，我的父親已有快信給我，囑我到他那邊去唸書。等到你明年畢業的時候，我再回到故鄉，伴你一同去見見都會的情景。我恨比你早一年畢業，倘使我留一級，我們

明年一同畢業，豈不是很好的事嗎？」

汪直訴出他心中離別的悲哀：

「這有什麼關係呢？早一年畢業，早一年高升啊！像我哥這樣富於天才的人，怎麼會留級？一年是很快的。我們雖相隔遙遠，但是可以時常通信，精神上不是一樣足以安慰的嗎？」

汪直聽了她的說話，心中快樂得多了。可是，他還有一件不放心的事：他深恐他的愛人被無賴的孫野從他手裏奪了去。他們是同班生，要發生戀愛是極容易的一回事。況且女子的心是千變萬化，不能捉摸的。目前她固然愛上了汪直，到底能否永久如此，是一件誰也不能回答的大問題。因之，他只得誠懇地祈求道：

「江英，我的愛人，別的我倒不担心，我所憂的是那個流

張式的孫野。我出門之後，他一定要用種種手段來戲弄你了。這是意料中的事情。縱然你不去睬他，他是個厚面皮，依舊會和你搭訕的。並且，你的父母也很中意他，覺得他有做你的丈夫的資格。

「唉！我是心坎中發出來的愛你，如果一受了外界惡劣的影響，我怎麼辦呢？我豈不是大大地傷心損肝嗎？」

「直哥，你也過於憂心了！世界上除了你以外，我簡直不要第二個男子呢！何況粗鄙的孫野？戀愛是要雙方面的，誰也承認這句話不錯的。縱然他怎樣用種種的手段，我不去睬他，他有什麼方法來束縛我，欺侮我呢？」

「我的父母歡喜他與否，和我個人絕無關係。我雖則是個鄉下的女孩子，但我也明白現在是文明解放時代。婚姻是應該

由兒女自主的。他們怎能迫我嫁給何人？我甯可自殺，不願受婚姻束縛。我可對天發誓，將來一定是嫁給你的。

「釋此懷疑吧，我的愛人！我是永遠把你的影子放在心中的呀！」

汪直再聽了她這一段堅決的宣言，愈加摯愛她了，信任了她，當她是自己的未婚妻了。

翌晨。汪直動身到××都會裏去求學了。這一班畢業的學生，除了汪直以外，其餘的都依舊在故鄉種田。他們的父母捨不得將雪白的大洋錢，化在兒女身上。他們很知道賺錢的不易。無論是一顆穀或是一粒米，都是在赤熱的陽光下，用血和汗去換得來的。所以，他們的錢只可一個一個辛苦地積起來，不能一旦大批地費去。如果像米田一樣有把握的話，他們是絕不

客齋的；可是讀書這件事渺茫得很，一般中學生每年化了幾百塊錢進洋學堂，結果還是回到故鄉吃老米飯。這是他們耳聞目睹最可怕的例子。

江英是送汪直上舊的一人。這一次，可說是她覺得最不忍了。她的戀戀不捨的態度，頗能使他看了感情而落淚。

「再種吧，汪直，祝你一路平安！」

「再會吧！我兒！順風！」

江英先說了一句。然後汪直的母親揩着面上的眼淚，同樣也祝他。

汽笛一聲，竟無情將汪直載去了。他的母親和他的戀人，站在一處，遙遙地望着他，只是指着手，口裏不停地說了一遍祝辭。他的母親以為江英是他們未婚的媳婦了，因此也特別愛

她，當她是自己的女兒看待一樣。

當汪直到城市去的半年內，江英和他時常有信札來往的。但是，半年以後，便逐漸疏淡下去了。其中有原因的：汪直的父親經過了一次政變，便失去了他的職位。換句話說，他是失業了。

政界的人一失業，要想另外找別種的工作，是萬萬不容易的。幸而他先前曾賺得一點錢，現在唯有依靠這批款子來謀生。可是坐吃山空，沒有固定的職業到底是危險的。

這件事情，不久便傳到汪直的故鄉中；從故鄉中到達江英的耳朵裏。於是她便因此失望而不快。因她向來知道汪直的父親是有勢而帶着錢的人，如今雙方失望，豈不比鄉民還不如？

所以，這個女孩子的心腸，便立刻改變過來。把愛汪直的

心，轉移到別方面去了。在汪直是絕對想不到的。他仍舊以為她是愛他到底的。

汪直所進的一所K中學，也是男女同學的。自然，在都會裏男女同學是件極尋常的事。

他是個孜孜不倦的學生，除了讀書以外，在校中並不和他的女生交際。他的良心告訴他，他是未婚之夫了。他早已愛上故鄉的江英了。雖則城市中的姑娘們比江英穿得漂亮，但以面貌而論，汪英卻超乎她們以上。

汪直是走讀生，每天早出晚歸，頗覺便利，他的舅東、在城市著名的公司當經理的。名字叫作關邦。他有個女兒芙蓉，一向也在K中學唸書。那末，現在汪直和芙蓉是同學了。

芙蓉，在城市生長大的。她的態度，裝束，言語，行動……

：一切都與江英不同。

汪直是借他們一間前樓。芙蓉自己住在亭子間中。他們的房間只相隔幾層扶梯。又因雙方不僅是鄰舍，而且還是同學。所以他們倆無形地親密起來、有時她常到他的房裏來，一半帶逛，一半帶討論功課，耗費了幾個鐘頭以上。芙蓉的父母，很開通的，自己只知道賭；有了賭，即就天大的事也不管了。對於芙蓉絕不加以管束。常常，因為找不到賭腳，勉強把汪直拖了去。但是汪直終是拒絕的時候多。

說到芙蓉的相貌，倒也不惡：她並不像一般女子的所謂妖艷，她是莊麗的。然而從她的莊麗中，我們便可看出她的美點了。

這位房東太太，着實中意汪直。他的英俊而豪俠的態度，

他的溫柔而和藹的表情，他的富於情感的性格……都很討得她的歡心。當然，在她的丈夫——關邦——也是滿意的。至於芙蓉，她是愈加不必說了。可是她不敢在表面上表示出來。她把愛苗深深地種在處女的心田中，如果你不去用濃厚的肥料去培養它，是絕對不肯生長的。

富於情感的汪直，在芙蓉小姐看來，他卻是一個鉄面的冷人。因為他從未和她說過一句笑話，彷彿是她的吸引力不夠，不足他迷惑似的。不，並非她的吸引力不夠：是她超過江英百倍的了。

可憐的汪直，腦海裏時常想向芙蓉求婚，他料得到，如果向她求婚，是十拿十穩的，不僅她自己肯一口應承，即就她的父母聽了，也一定十分快慰竭力贊成的。然而，他竟做了一個

良心的裁判者。他以爲既愛上了江英，就不應再戀慕其他的女人。他的腦雖則時常這樣想，他的心終于責備他，當他是罪犯看待。不幸得很，他太老實了，他不知道江英的愛情，完全是假的。

芙蓉確實愛上他的。但她並不像別的女子那麼地親密，今天寫情書，明天去幽會。她的愛完全放在心中的。同時她是被動的，如果你不先去照顧她，她決不會先來誘惑你。她的確是中國女性的一個代表。

一個人——無論男女——的愛情的真假，並非專在情書中或是外表所能看得出來的，愈是歡喜寫情書，而外表愈是熱情的人，他（或她）一定是個薄情者。在這一點，汪直卻沒有看出。他太忠厚了，他祇知道江英是世界上的良好女子，她的內心

如何，他是一時不會明白的。倘使這時芙蓉自動地愛上了他，同時在面上表示出她的熱情，那末，也許他反要當她是淫婦看待了。

當他寫了幾封信給江英，但未曾接到她的答復時，他還不疑心。他自解自化，以爲她不是生病，一定是學校裏的功課忙或是別種的原因了。他決不知道江英是這樣勢利的女子。這兒是他最後寫給她的一封信：

江英：

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你不給我回信，將近半年了。在起初，我終當你爲了學校裏忙，但現在我未免有些懷疑。縱然學校裏是怎樣忙，寫封簡略的信，大概一定有功夫吧？

唉！江英，你的心腸多麼硬呀！你究竟爲了什麼緣故和我斷絕關係呢？我曾有任何得罪你的地方呢？上天知道，我除了紀念着你以外，並未想超別的念頭。在富于性的誘惑的都市裏，我也絕不與聞此事。我是潔身自好的男子，我像處女一樣的貞操，我是已經愛過女子——就是你——的男人了，我怎能將我的熱情的心移到別的女子身上，而拋棄了你呢？

我決不相信你是個負心的女子，甚至到現在，半年不和我通訊。假使我們認識時，你便表示像現在這樣談薄的愛情，那末，我也不會來親近你了。

你卻不然：你用了你的慇懃來籠絡我，用你的熱情來煽惑我，用你的宣誓來除了我的擔憂。我被我的情感所誘惑；豈知道先前的興高和樂，是結果的眼淚，嘆息，悲傷……我沒有補

救的方法了。

我屢次曾想捨你而去另愛他女。然而我不能。我的良心不許。你的影子永遠在我靈魂上佔一席地了。彷彿有種重大的吸力，無論如何要把它移開，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啊，

啊啊！我是多麼可憐呀！你並不分担我的悲哀，卻使我一人受苦。想到這一層。我真要悲傷得要死了。我現在察出你全部的欺詐狡猾的行爲了。每次你說你歡喜單和我一人在一塊時，你便欺騙了我。你的狂熱，你的表面上的親密，祇爲應酬我的摯愛吧了。你故意籠絡我，把我的熱情認做你的勝利，然而它從未深刻地觸着你的心靈。如果你從我的愛情找到的滿意祇是這些，你不是很可憐的嗎？你爲何不了解我的偉大和我的超越的人生觀呢？我生了如許多愛情，尙不能充分地使你快樂

，尙有何法嗎？

老實對你說，我現在是痛恨你了，可是我的痛恨便是我應你的結果，我的努力不息，我的實事求是，都爲了討得你的歡心的表示，

江英，你爲何不回憶我們舊時的愛情呢？即使你現在另外找到比我更好的男子，你也應該寫封絕交的信給我。你記得嗎？我們在故鄉中江邊的時候，你怎樣忠心于我呢！你不是說過將來一定嫁給我嗎？你記得你從窗中跳出和我到荒野裏去幽會的一夜嗎？一想到過去的事，我的心愈加要痛，而且那些過去的事彷彿就是昨日一樣的清楚。我很想把它忘去，但終于忘不了。

再會吧！我也要去另外的女人了。可是，像這種無意識

的話，決不會使你妒忌的。薄情的女子！我不能像先前一樣癡心地愛着你了，這兒的女子比你漂亮得多哩！

汪直寫于失望之一夜。

江英接到這封信後，祇簡單地回答了他幾句！

汪直：

你所寫的信，我都收到了，今天作個總答復。請你原諒我的怠懶吧！

我覺得我們從前在江邊所談的話，現在想來，不禁哑然失笑。那時候，我們都是無意識的，什麼愛情不愛情，不過是道聽塗說，那裏瞭解它的真意？料不到你竟一往情深。未免太可憐了。可是你既說都市的女子卻比我漂亮，那末。便無再向我追求的必要。

我們先前的關係是同學，是朋友，現在還是這樣。什麼叫做愛情，在我這樣無知識的女子是絕對不明瞭的。至于你怎樣痛恨我，或是怎樣熱愛我，我都不介意的。

隨便你吧！但我還是保守我固有的態度。

江英謹啓。

江英自從聽得汪直父親失業的消息，她就改變她先前的志願了。她的本意原是愛上孫野的。可是，孫野長遠看見江英不和他親近，他的心也漸漸淡了下去。他有些決意和在船上強逼她簽字的葉鳳結婚了。然而，他的雄心未死，可憐的葉鳳，祇當作一個候補員。

起初，葉鳳視孫野是個怪可怕而野蠻的男子，因為他在船

中逼她嫁他。但嗣後她不感着了，她漸漸覺得他可親起來。真的愛上了他。葉鳳的忠厚老實，和汪直誠可配對。雖然她從前曾破壞了汪直和江英兩人的愛情，但她到底是個無用的女子。有一天晚上，當孫野又和葉鳳晤面的時候，她的天良發現了，因此對他說：

「孫野，我今天晚上老實對你說吧！先前你強逼我簽字，我卻沒有愛你呢！不過出于不得已罷了，現在我真的愛你了。我好像覺得一步也不能離開你。不知道你也有這種情形否？我希望不要再去和江英交際，她是個壞東西呀，你千萬要注意！」

但孫野聽了，不特不動于心，卻反而看不她起。況且，他本來並不愛她，目下不過是愚弄她，當她是玩偶而已。

「你真的愛上我嗎，葉鳳？那末，我的幸福是無窮。我將來

一定要快樂得難以言喻了！唉！我的心中祇得你一個人呢！你不要再和別的男子發生戀愛才好。男子們都靠不住的多，像我這樣的人，到底有幾個？」

他吻着她的手，笑嘻嘻地引誘她。葉鳳信以為真，她受了他的安慰和接吻，主意愈加打定。同時她竟自動地投在他的懷中，隨他指揮一切。她一點也不拒絕，她只以為他是她的未婚夫。

這一晚，他們逛了十點多鐘才回家。可憐的葉鳳，她竟做了一場甜夢。夢着他和她所心意的男人結婚了。

第二天，她去把這個夢告訴孫野，只博得他的一笑。這一笑，將這他內心全部的虛偽都表示出來了，但她還不明白。

孫野，不到多時，他也聽得汪直父親失業的消息了。這消

息予他不少的快慰。他深息江英的所以愛上了汪直，原來是爲了他的權勢。現在他已失了業，生活自然艱難了，那裏還有什麼錢來唸書呀？

因此他的野心又勃發起來了。他知道江英的家庭是反對汪直而贊成他的。所以，他的第一種步驟，是去聯絡她的家庭。江英的家庭是舊得不堪的。可是這個狡猾而輕浮的少年，他卻能用種種方法，去博得他們的歡迎。而況他是老手，在先前已有相當的成功了。

有一天，吃過晚飯以後，大家都空閒坐下的時候，孫野裝出他的那副虛僞的態度，一搖一擺地跑到江英家裏去了。他們一家人正坐着談天，看見孫野，連忙歡迎着，素來冷淡的江英，他今天對他也十二分的親熱。于是他們重新開始談別的事情。

「伯父母，我們快要畢業了，你曉得嗎？」

輕薄少年忽然提起這樣一句話。

「恭喜，恭喜！你畢業後再要上進嗎？」

他們笑着問，似乎是等待他的回答。

「還要上進嗎？怎麼有這許多錢？現在有一批學生，真不像樣子，讀了還要讀，不知要敗了多少家產，然後再肯作罷。我竭力反對。尤其是女子，她們愈加不應該多讀書。試問她們多讀了有什麼用呢？莫非有女狀元中的嗎？我們鄉下人讀書的目的，不過是識幾個字，能够記賬就算好了。即就你有錢讀到外國去。也是一樣不中用。」

「對啊！你的話真不錯！剛才，你還沒有來，我們所討論的也是對於這個問題呢！你知道嗎？我們故鄉中的汪直嗎？他只

是一心想讀書，現在已經到某大都會去了。他的父親聽說在政界中失業了，連生活也不能維持，徒然讀書，豈不是變成書獃子？看他將來怎麼樣，等到一副家產讀完了，他才曉得他自己一時的昏愚哩！」

「還有什麼家產嗎！汪直是赤貧的人，他是專靠他的父親爲生的，如今父親失業，汪直不僅再沒有錢讀書，甚至連飯也沒有吃了。這種傻子青年，誰看得他起！他還要和女人們什麼自由戀愛，這真豈有此理之極了。如果有這樣的女子嫁給他，那末，她一定瞎去眼睛了！他自己連自立的能力都沒有，怎能供養妻子？」

「不錯！可是他卻屢次自誇着，以爲他自己是怎樣了不得的人物，在我看來未免要作嘔。江英先前也熱迷于汪直一般人的

，但經過我罵了她幾次之後，她現在漸漸覺悟了。她也不相信多讀書了。」

這時候，江英插嘴道：

「怎麼？我本來是和汪直不對的。他一定要常常來和我談話，我也不過敷衍敷衍而已，豈可算爲執迷？無聊的，他到外埠去還要時時寫我，和我纏不清楚。我終是一百個不理，看他有否面子再來多事。」

「江英，你切切不可上他的當。這種輕浮的男子是千萬靠不住的。在起初，他只是花言巧語，騙你到他那邊去，等到你一到那面，你的身體便難了。有時生命也要碰着危險。那時，這陌生的異鄉中，你那能再強呢？唉！我勸你還是在家裏種種田好。我今年畢業以後，依舊在故鄉幫我父親的忙。如耕耘呀，

播種呀，收割呀，什麼我都來！這樣安定的生活，並且不要離開親愛的故鄉，豈不比上天堂還寫意？而況我們自己都有田地；田地比什麼都好，它是生產的，穩當的，不像讀書那麼空虛，伯父母，你們以爲我的話對不對？」

謊詐的孫野，他很懂得江英父母的心理，所以他說的一切，頗合他們的胃口。

「江英，你聽得孫野兄說什麼嗎？他到底是頭腦靈清的男子呀！他雖則也讀過書，但卻不致於汪直一樣愚蠢。你應該取法於他才是。我們中國向來以農立國，豈能一旦忘本？讀書是富人消遣日子的方法。像我們終日在田裏勞苦的人，忙於生活也來不及，那裏還有這樣空和那般大少爺混在一塊，化他們的不重要的金錢？」

江英點頭稱是。孫野更昂首表示得意。

「今年我比去年懂得多了。大概是多了『歲』吧？確實的，我感到父親和孫野兄所說的話完全不錯。」

「那末，我們是志同道合的了，我們合作來種田如何？我感到唯有田家樂是人生真正的樂趣呢！可是一般爲利祿而忙碌的世人，卻忽略了它的高貴，真是一件痛心的事。」

江英的父母看見這位少年談論生風，思想清楚，頗覺滿意。「是的，我們正需合作呢！」

他們是這樣時分開了。當江英送到孫野門口的時候，他輕微地在她的耳邊說了一句：

「明天晚上我們出來逛逛好嗎？我先去你田中的一株大樹下等候。」

「好是好的；不過在晚上出來，我恐怕被我的父母責罵，他們都是很守舊的人，若是女人在晚上到野外去，一定要以爲是不規矩的，縱然你是他們所歡喜的人。」

她既不拒絕，又不贊成，只是用腦海思索着，想設個良好的方法，去和孫野密談一次。她沈思了好久，然後再對他說：「得了！現在我想出個良好的方法了！你不必到樹下去，你只要候在我窗底就夠了！不過時候要遲一點，最好在十二點鐘，因爲這時大家都睡了，我可從窗中跳出，你候在外邊，把我抱下來。」

孫野很驚異他的聰明，她的良好的策略，

「深夜十二點鐘。」

在未敲十二點時，孫野便孤另另地候在江英窗底了。他望着她的房內的燈火，半明不滅地燃着。他想喊她一聲，但又恐被她的父母聽得。正在進退維谷之際，他看見她的窗底有塊大石頭放着，「多麼巧啊！」他自言自語道，「也許是她先放好的吧？」

他踏上了大石頭，這時他望見她了。她正在擦粉。一個女子在十二點鐘擦粉，她的用意是不言可知的。

「江英，好出來了！」他很幽的說。

她點點頭，送他一個媚眼。然後從窗中躍出，他則用雙手接住他的身體，抱她到地上。

「這塊大石頭真好極了！是你故意放在此地的嗎？多麼聰明呀！」

她被他這一說，心裏忽然起了一陣酸痛，她立刻回憶到這塊大石頭是先前汪直用力搬到此地來的。時間，地點，環境，什麼都是照舊，唯有窗外的男人，卻已改變過了。想到這裏，未免不無今昔之感。於是她的腦中把舊時的印像，一幕一幕的演出了。然而向誰說呢？唯有自歎息，自怨惜！

「怎麼？我看你今天晚上不大高興哩！」

孫野看她的面上並無一點快樂的表示。

「聰明的江英，祇有你能想出這個妥當的方法，冒着險往窗外跳啊！像你這樣勇而多才的女子，世界上真可數一數二。」

孫野的話一句一句像刀一般刺進內心。

「不要再講這些話吧！我們談別的事情！」

她想解除了自己無限的痛苦。可是不明白的他，終於沒有一刻不使她傷心。

「好；那末，我們在江邊的石頭上坐一會吧！」

那塊石頭，也是她從前和汪直坐過的。因此，又惹起她的不少的傷感。

「不要坐，我們走着談，我不歡喜坐在此地！還是到我田中的那株大樹下站一息好。」

這一晚，天上沒有星，也沒有月，四面都佈着黑雲，颶風嗚嗚不住地刮着，江中的潮水，洶湧地泛着巨大的浪花。樹葉的沙沙聲，彷彿是悲哀者的太息。夜渡的帆船都泊在江邊，不敢冒險前進了。這情景，望去好像有大雨將臨的預兆。

可是他們並不因此而起恐慌。他們覺得沒有一般。熱烈的

情緒」，鼓勵他們到了那株江英從未到過的大樹下，一半枯黃的樹葉被那颶風吹動，片片落在他們的頭上。

「唉！我愛！我愛上你已經有三年了，從未得着一個機會和你談句話。今夜終算是我生平最快樂的時候了，你看，江水在泛濫着，颶風在叫鳴着，它們都表示歡迎而慶祝我們的成功呢！」

江英只是微笑着；並非微笑他的說話，乃是微笑她的命運，先則愛上了孫野，次則因為勢利的關係去愛上汪直。終則汪直失去勢利，重新又愛上孫野，落葉歸根，她依舊愛上她本來所愛的他。

「你為何不早點愛上我呢，江英？」

孫野早已在船上和葉鳳訂了婚了。他想到他所寫給葉鳳的

憑據，「……如有食言，可依法追訴」，他大大地懊悔了。因此他問了江英，你爲何不早愛上我。

「怎麼不是？我早已愛上你了！不過我沒有在面上表示出罷了。你不是一個很會交際，會說話而又活潑的男子嗎？我所要愛的，便是這樣的男子呀！你卻不察，以爲我並不愛你，這是一個極大的錯誤。」

「你在先前，不是很愛汪直的嗎？」

「汪直，像他那種男子，豈值得女人們的垂青？他有什麼長處呢？我最恨沈靜而又歡喜筆墨的男子。可是他常常來親近我，我若不去理他，似乎有些覺得不好意思。所以，祇好和他勉強周旋，像這種周旋，在男女間便可算爲「愛情」的嗎？唉！你誤會了！」

孫野被她這樣一解釋，減少了許多懷疑。

「那末，我們待今年畢業以後，就舉行結婚如何？我想你的令尊堂大人也一定贊成的。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她點點頭含笑不語，

他們挽步而行，走回原處。在中途就下了大雨，因此他們的衣服都淋濕了。

像這種風雲不測的戀愛，在兩性間本是極尋常的事。然而，世上的男女，卻不解個中底蘊，每因一往情深，到結果，造成無限的悲劇。唯有丁這般癡情的男女，然後始能造成了詩人，英雄，烈女，和種種悲歡離合，哀感頑艷的故事。所謂人生，不過是一齣多幕的戲劇而已。你的成功與否，便要看你所遭遇的環境優劣而定。

兩性是人生最重要的一個幸福的關鍵。一個人找不到心所愛的對手，他（或她）的大半幸福便在青春時代埋沒了。

當孫野和江英的熱愛因到結婚的消息傳出之後，使夢中候補者葉鳳驚駭得真像在那做夢了。

起先，她還當作人家造謠，倒也並不相信。可是，嗣後事實漸漸明白了。這使她大大驚異起來。然而那個狡詐的孫野，他卻反而去迷惑她，欺騙她。

當葉鳳聽得這個消息以後，她就當面去責他了。

「孫野，我們不是在船上訂了婚嗎？怎麼你又要和江英結婚了？」

「誰說的，這是他們造謠呀！你千萬不可相信。我們就要結婚快了，也許造謠者把你的名字聽錯她的吧？」

但是，紙包不住火，無論什麼事，到後來終有水落石出一天的。乖巧的孫野，早知道事情是要敗露的，可是他有張和她結婚的憑據在她那邊，這有什麼辦法呢？他不得不設法取它回來，雖說葉鳳是個不中用的女子，她是決不會拿這張東西去上訴的。但是終究討厭。

因此有一天，他想出一個良好的方法，邀葉鳳出來到了江邊，用欺詐的手段去騙她回轉。

「葉鳳，我要求你一句話：我們定於下個月結婚，好不好？」

「好的；但我尚未製新衣，辦嫁粧啊！」

「來得及！這可不必担心！不過我倆的家庭尚未知道這件事。因此我們必須把在船上所寫的訂婚證送去給各人的父母看

一下，然後始可進行。我不知道你這張東西帶來沒有？」

「帶來的，我差不多每天把它放在袋中的。」

「那末給我拿去給他們看一下吧！」

葉鳳連忙從袋裏取出，交到他的手中。這時候，他們是在江邊，江邊的風是時常都有的。狡詐的孫野，故意一脫手，那張紙便隨着風吹到江心中去了。從此他再也沒有憑據落在她的手中了。

「怎麼辦好呢，孫野，這張東西被風吹到江心中去了。你看，它還浮在江面上，可是我們撈不着。」

「啊，這有什麼緊？何必去撈它？還是我可以另外寫過一張的。」

葉鳳聽了，信以為然。她也不去惋惜了！

自從葉鳳被他騙過以後，他便很放心的去向江英的父母提起婚事了。他們一口允承，江英自己也無異議，快樂地默然答應了。

在結婚的前一晚，孫野還親到葉鳳那邊去，假裝向她道歉。他對她說道：

「葉鳳，我非常對你不住：我已將我們的婚事向我的父母提出了，可是他們竭力反對，理由是，兒女的婚姻應由父母主張的，如果不依他們的命令，便是忤逆不孝，家庭的反革命，立刻應該驅逐出去。你想，當我聽了這種刺耳的話，心中多麼哀傷沈痛呀！然而，我是個孝順的人，我怎能違了父母的命令，而獨斷獨行我的主張？」

「親愛的葉鳳，你原有我的苦衷吧！我雖然被迫去和江英

結婚，可是我們始終是沒有愛情的。但我想，這也沒有什麼。只要我們精神上互相恩愛，何必一定要結婚呢？結婚，不過是形式上的舉動而已，值得什麼可贊許？況且，你也知道，江英是一向愛上汪直的，和我當然無緣分的了。」

葉鳳終於被他說得呆着，不知用什麼話去回答他。這時候，她想起了，她的漫漫的長夢醒轉來了。她知道被他愚弄，她也知道他先前當她是個候補者。可是她有什麼方法呢？她的一張證據已經被大水沖去了，試問往那裏去找尋？即就有了，她真的能控訴他嗎？

她想到這裏，不禁流下兩行熱淚來，但她不能說一言。她一回想到先前失身于孫野的事，她簡直想自殺了。因為她不能再嫁人了，不能對人家說她是處女了。

最痛苦的，她是不能將這件被孫野污辱的事情告訴人家。因為告訴了以後，對於他不特沒有絲毫損失，對於她自己卻大大地失節了。在我們中國，是重男輕女的；凡是男子犯姦淫，甚至討小老婆，這是法律所許的，並無什麼不體面；然而女子呢？她除了嫁一個正式的丈夫外，再也不能和別個男子發生肉體的關係，否則，便要蒙受淫婦的罪名。「淫婦」，是多麼難堪而刺耳的劣名啊！一個女子被稱為「淫婦」，便永遠被人家看不起了。

世界上祇有兩件事失去以後，從此討不轉的：一種是光陰；還有一種是處女的貞節。葉鳳的損失便是屬於後者的。而後者卻比前者更重要更寶貴。

當孫野和江英結婚的一晚，村中的許多親戚朋友，多聚集

到他的家裏來了。他們所舉行的是舊式的婚禮。四跪八拜，真像戲上演着的那麼滑稽。在奸詐的孫野，他是什麼都可照辦的，祇要達到娶江英的目的。

三

芙蓉是汪直在城市中愛上的一個女子。她的本身和她的父母的愛着汪直，正如江英和她的父母愛着孫野一樣的熱誠。可是他們看見汪直無意於他們的女兒，也就冷淡下去，將芙蓉另外配給一個男子爲妻了。

芙蓉是個美麗而活潑的都市裏的女孩子，自然，一般年輕的人莫不愛之若鶩，唯恐求之不得。等到汪直覺悟江英不愛他，然後再想向芙蓉求婚時，已經來不及。她已和旁的男子訂了婚。但在汪直還不知道的。他曾有一次在家裏，乘他人不在時，問着芙蓉：

「芙蓉，我愛你呀！」

「我也愛你的，汪直。也許我愛你時比你愛我還來得早吧？在那時，我等待你來求婚，但你從未予我一點表示，我想，你一定早有愛人了，所以並不把我放在眼中。況且，我的父母也同樣的愛着你，你怎麼不知道呢？」

「我知道的，不過，我……唉……我有說不出的怨恨。我太老實得不中用了！」

他想說他在先就和一個鄉下女子訂了婚，不便再來向你進行，可是他不願說出。

「現在，你愛上我也無用了。因為我已和別的一個同學結了婚。一個人應該守信用的；我已訂了婚，便不可一身兩許，這點請你原諒。倘若你能早點向我追求，我是絕對答應的。」

如今可憐的汪直又失去了第二個女子。他被芙蓉拒絕了後，面子也失去了。再也不願做她的房客了；否則，每天看見豈不難爲情？但他在這一次，只是怪自己不好，恨自己太重良心主張，竟遭了兩次的失戀。

他有些明白了：戀愛——真正的戀愛——是痛苦的。倘使你要免除了這次痛苦，唯有「虛偽」兩字可以補救。無論你愛上了任何女子，無論這個女子生得那麼妖豔動人，合於你的尊意，你千萬不可把整個的心交給了她。你祇能當她是一種玩物得之不足云樂，失之不路云惜，同時，不妨多愛上了幾個，把你的心分散；這樣一來，你便無憂了，而且事情往往成功了。

大半的女人多是這樣的：你愈是愛她，她愈是看你不起，

同時她自己愈加驕傲起來，覺得她被男子如醉如狂的愛上，她一定有可取的地方。因此身價不得不抬高起來，當她自己是天鵝肉，視你爲癩蝦蟆了。反之，你倘能若即若離的和她周旋，心裏雖然愛她，但不在面上表示出來，看她不過是極尋常的女子，那她也就明白自己並無可取的地方，她的驕傲，於是登時變成謙遜了。到結果，即就你費不絲毫力氣，而「成功」必勢如破竹。換句俗話說，女人們是犯賤的。唯有滑頭的男子，才能克服她們，而獲得她們的歡心。

一個人失過兩次戀，無論他是怎樣富於情感的人，他決不會有和先前一樣的熱度了。汪直也是這樣：他的神經似乎麻醉了，對於一切的女子，好像都引不起他的愛慕。先前，他看了嬌媚的女子，回到家裏是要寫一首詩去讚美她的，現在呢，他

不僅不肯作詩，簡直要當面咒她了。

然而，性的魔力是偉大的，任何男子就逃不出它的羅網，汪直驛則對於女子冷淡了許多，但是，如果一旦有了機會，他也仍舊要追求的，不過，他的熱情比前減低罷了。

他的第三次愛上的女子，是一個寡婦。這個寡婦也他的芳鄰，他搬家以後認識的。

這一回的戀愛，也是男的主動的。但他採取以上所說的若即若離的手段了。

寡婦的芳齡祇得二十有三，名叫郎梅，至于她的前夫怎樣去世的，我們卻不明白，我們所知道的，她是一個寡婦罷了。

這位年青的寡婦，是那麼地風騷而多情，她每次見了汪直，終要將眼睛向他瞟一瞟，他當然也覺得，但他自言自語道：

「無論如何，我再也不上你的當了！女人是蛇，是吃人的妖精！我不來睬你，看你怎麼樣？」

汪直是個光棍；光棍所最怕的事是燒飯，洗衣，掃地，倒馬桶……等等。郎梅很懂得男子的心理，當汪直每次從學校裏回來的時候，她便把他的一切預備好了。他的心裏雖很感激，但是嘴裏倒不大說出。至多不過說句「謝謝」罷了。

因為汪直的冷淡，愈加引起郎梅的愛慕。她愛他是個學生，年既輕，貌又俊，並且還當他是個財神。

汪直的待她，什麼地方都是虛偽的，可是心裏倒着實愛她，當她是個難得的女子。

他們於是又這樣漸漸兒戀愛起來了。在先前，汪直尚不知她是寡婦的，到了日子長久，經過一次性的嘗試以後，她自己

天良發現，方才老實地告訴他，她是一個寡婦，她的丈夫已經死去三年了。

有一晚，他們開始互談着：

「郎梅，你的丈夫爲何死得這樣早呀？」

汪直裝出一副表示同情的面孔，問了她。

「唉！說來實在可悲：他是爲了生活而自殺的，他是投水死的……」

「爲了生活？他幹什麼事的？」

「他是個電氣工人，因爲失了業，不能養活女人，所以自殺了。他是個勇敢的英雄呢！他在死前，就寫了一封遺書，對我說，囑我再去嫁人……他幹不來犯法的事體，行不來卑鄙的手段，因此唯有出于自殺一條路。」

「你既然愛他，又何必再……」

他的意思是說「何必來再另外嫁人」，但他這時並不知道她要嫁他，所以把下面話收回不宣佈了。

「我的愛人就是因為愛他。這是他的吩咐，我不得不服從做去。這樣，他雖在九泉之下也可以安慰不少了。」

青年男女的戀愛時期是很快的。若說要經過幾年的試驗，那未免太好笑了。這完全是另一方面的推託，並非真正的雙方相互情願。

汪直和郎梅認識還祇得幾個月，可是他們心投意合，就這樣住在一塊，也並無所謂結婚不結婚。在城市中，男女不結婚，剛是同居是不足為奇的。

「你會嫁我是寡婦嗎？」郎梅問。「但我是一個忠實的女子

，如果我騙了你，也許你未見得會知道。但是，爲什麼要欺騙呢？。」

「不，我倒並不嫌！只要這個女子合我的意，無論她是處女，寡婦，有夫之婦……我是不管的。但是，她若在中途拋棄了我，使我傷了心，我便要恨她入骨了。」

說到寡婦郎梅的裝飾，倒真漂亮，不過面貌却很平常。汪直以爲凡是貌美的女子是殘忍的，因此對於郎梅並不看她不起，覺得：對待男子倘有可取的地方。

米

米

米

時局經過了幾次的變更，汪直的父親又弄到好的位置了。這件消息又傳到他的故鄉。自然，汪直讀書，愈加沒有問題了。

已經結過婚的江英，聽着這件可喜的消息，不特引不起她的歡愉，反而要使她有無限的傷感和後悔。她自從和孫野結婚以後，並無良好的感情，差不多是時常爭鬧着。

孫野是個狡詐的大滑頭，但是勢利的江英，直到如今始看出來。在未結婚以前，他用盡各種誘惑她的手段，去奪到娶她的目的。他知道鄉間的風俗：凡是一個女子嫁結男子，她的終身便算定了。即就待她怎樣不好，也決不會向你提出離婚條件的。「離婚」，是城市中專有的名辭，鄉下是絕對聽不到的。所以，那邊的男子，彷彿是專制時代的皇帝，而女子無異他的奴隸，即就受了丈夫如何虐待，也祇吞聲忍氣，勉強承受了。

我們早已說過了，江英是個嫌恨故鄉的女子；她很想到外埠較大的城市去，見識見識二十世紀科學的世界。可是誰也不

能領她去達到這個區區的慾望。並且，孫野當她是女僕看待了。家中一切重大而煩雜的事，都吩咐她一人去負擔。她終日勞碌，沒有一刻空閒的時候。

有一次，她在田中工作得疲倦了，一回到家中，孫野即叫她去餵豬子，豬子餵飽後，再叫她劈柴；柴劈好後又接着叫她洗衣服，這使她苦夠了。

「我莫非是一頭牛嗎？即就是牛，也應有休息的時候。你這懶痞子，自己吃飽睡覺，什麼事也不幹。你這惡棍！我是嫁給你做妻子的，並非做牛馬的。你這混蛋，你的腦筋要清楚些。如果先前不用那卑鄙下流的手段引誘了我，向我千求萬求，我怎麼會嫁給你？」

「不要發脾氣！你懂得做妻子的規矩嗎？我先前不是對你

說我是以種田爲業的嗎？你要反悔，只得自己反悔了！一個女人，除非是不出嫁，否則，一結了婚，便應該受丈夫的支配。你，不特不守婦道，反而當丈夫是可欺侮的人，像這種潑婦，非好好地警戒他一番不可。

她祇是自惱自怨，覺得自己一腳踏了空，始有今天的日子。

除了被她的丈夫虐待外，她的公婆也是一樣的苛刻。一點事情做得不對，便要受他們的責罵。有時竟遭了他們的毆打。她的房內還養着兩匹豬，豬是最污穢的東西，怎能養在房裏呢？江英是稍許受過教育的，因此對她的丈夫說道：

「誰也沒有聽過，房內可以養豬；而且養在床底下，你真非不知道衛生嗎？」

「衛生？大概是學校裏的教科書告訴你的吧？可是我們窮人是沒有什麼衛生可說的。況且養豬是鄉下女人的副業，所以應該養在房內免得無人照顧。」

「這種污穢的事我幹不來。你若歡喜養豬，你自己飼，養到你自己床底下去。我看你空得要和小孩子一起去玩了，你爲什麼不給你的事做？」

「我？我是男子，我們男子是應該享福的，這是天然的公理。你如要快樂，就做男子去吧？唉！你這腦筋簡單的女子，你祇知道男子的寫意，卻不知道他們的痛苦，這是多麼可憐而又可恨的思想啊！」

孫野和江英幾乎每天都是這樣的鬧着，可是她沒有辦法，她不懂得世界上還有離婚這件事。即就懂得，她也沒有能力去

實行。

＊

＊

＊

失戀會屢次萌自殺之念的葉鳳。一聽了江英時和孫野發生炒鬧的事，而且罪是出於孫野。這使她心裏快慰極了。她和江英向來是互相嫉妒的，先則爲了汪直後則爲了孫野。可是現在她們表同情了，實則葉鳳是有一半帶譏笑她的。

有一次，她們在村中的一條狹道上遇見了，江英半帶着羞恥半帶憤怒的低着頭想避了過去，但笑容可掬的葉鳳，卻不念舊惡，很和氣地喊了她一聲。因此她們談起話來了。

「江英，長久不見了！現在好嗎？」

江英被她這樣一問，倒反覺得不好意思了，尤其是聽了「現在好嗎」這句話，更使她心裏感到有如刀刺一般的沉痛。

「啊，葉鳳，我們好久不會了，今天很難得！」

江英的眼中隱藏着滿眶的淚水，

「江英，你近來多麼瘦呀！這樣熱的天氣，依舊在田間工作嗎。未免太苦了！我想，孫野是個明白而體量女子的人，一定待你不錯吧？」

「唉，葉鳳，你為何還要笑我呢？我已上了他的當了！自嫁給他之後，我從未得着一天的快樂。我的身彷彿被巨繩所捆縛，我的心好像被毒蛇所咬傷。誰想得到他是這樣凶惡殘暴的壞東西。你知道嗎？我未嫁給他以前，他是每天用好言好語來求婚的。他的用意，是使我墮入陷阱，等到我一跌下，便永遠沒有爬出的一日了。可見世界上的男子不可以貌相的，如果我不和汪直絕交……啊啊！我也決不致於有現在這場苦的！」

葉鳳被她說得動心了，她竟表同情於她；

「孫野，他這個著名的大滑頭，害死了不少人呢！他的愛——那裏懂得什麼愛，不過是獸慾罷了——你，我在早就知道的。但是他還同時愛上我。你知道他有一天在船上逼我簽給他，令我寫自願婚約嗎？說來真可笑又可恨，像這種野蠻的男子，我還初次看見哩！後來他知道你和汪直絕交，你們有意於他，他便用狡猾的計策，把他所寫給我的，要娶我的一張婚書騙回了。」

「……還有，你不知道的，」她很輕的對着江英的耳朵說道：「我的身體曾被他污辱了呢！共總有三次，都在晚上江邊的草地上，你看，他不是像匹狗嗎？這句話我從未對人家說過，試想我怎能把自己的醜事說出來給旁人聽呢。一想到我的污

穢了的身體，我幾乎要自殺，但我終要看看，這個惡棍有否良好的結果，然後才能閉目而逝。」

江英聽了葉鳳這段比她自己還苦還悲的消息，她不禁驚駭了。她愈加恨上孫野了。

「真……的……嗎？有這樣奇怪的事實嗎？唉！你爲何不早通知我呢？他的居心狠毒如此，是我萬萬料不到的。……不要緊，我定要去報仇，決不放過他。啊！可惡的畜類！」

「你知道汪直現在在那兒嗎？」葉鳳問。

「別提起他吧！一提起了他。我心中愈加像受創一樣難堪呢！並非因爲他父親現在又獲得政治上的地位，我才說這句話。在先前，我確是太勢利了，我的愛他與否，是以從父親在政治上能否發展而定……」

「……唉！他真是個多情的男子呀！你看！」這時候從袋中取出一封信來，「這是他寫給我的一封最動人最美麗的信。他的信很多呢，我都給它保存着，尤其是這一封，我是每天給它放在袋裏的，甚至連睡的時候，我也不取出來。這兒有幾句最能使人落淚的話，你且讀一讀吧！」

葉鳳接了信，照着江英所指示的讀了出來：

「……我愛！海可枯，石可爛，唯有我的熱愛小姐的心呀，永遠不能轉移而毀滅！我也曾遭遇了不少女人；那些女人也許比你更嬌豔；我曾屢次想去和她們結交，忘了我的江英，然而我辦不到，因為她們縱然嬌艷，卻不能打動我的心房；我的心房啊！唉！我的心房啊！只佔據着江英的地位。縱然我能希望從新的戀愛中得到些慰藉，而且也許日後會找到誠摯的愛人

我卻依舊這般哀憐自己的命運；縱使人間有極小的享樂，我也不欲接受；雖然你對於我不表示絲毫親愛，我也不忍施殘酷的報復於何，如果我偶爾有這能力時，我必替你辯護；因為一個鄉下女子，在旁人看來，未必能比別的女子有趣；然而；我想，假如理智許情感以選擇的自由，那末，便沒有人不捨其他的女子，而單單愛上你了。可是，有幾個能像我這樣愛你的男子呢？

「唉！我的江英！你記着吧：縱使我閉目長逝，我的靈魂也永遠地，永遠地附在你身上的。我死以後，你也不必怎樣悲傷，——其實你決不會有什麼悲傷——只要能到我的墳上，為我的死而落下兩行你的寶貴的眼淚，便足安慰我九泉下的幽靈了。因為我的死是全爲了小姐呀！」

葉鳳持着信，很表同情地憂愁着，她雖知道汪直愛上江英，卻料不到他是一往情深，竟會寫這樣動人的信。

葉鳳是同樣愛上汪直的一個女子。但她讀了這封信後，她明白汪直只愛江英一人了。

「葉鳳，你且看吧，我一定要去找汪直的，無論他在天涯海角，我必須踏破鐵鞋尋看了他，然後告訴他，我是懺悔了，我要跪到他的面前，求他責罰我，痛打我，痛罵我，來償還我的罪惡。然後，我才願自殺哩！」

「可是他現在在什麼地方呢？聽說他已經在城中娶了另外的人了。」

「如果他真能愛上其他的女人而忘記了我，那我是非常感激而又自慰的。但我未見得有這樣幸運吧？……唉！我一回想到

往事，他和我在這月白風清的江邊，我的陣陣的傷感，不禁油然而生，彷彿覺得這是昨日的事。有時我竟起了異樣的念頭：我感到他和我發生戀愛是一場甜夢，不是事實。像我這樣勢利的女子，怎能配得上稱懂得愛情呢！？」

她們談了很久，才分開走各人的路。

江英回到田裏，播種啦，剝稻啦，終日不停地工作着，如火的太陽臨在她的赤空頭上，把她的像玫瑰的兩頰，曬得像木炭一樣黑，她的一套粗布衣服，被泥水所污濁了。她的一副天生美麗的牙齒，也逐漸變成了灰色，總之，受了這場惡劣的環境，嫁了這個窮凶極惡的丈夫後，便無形中把她的生命的精華，慢慢地消耗了。她年紀雖還很輕，可是她的容貌已憔悴枯黃，身體更瘦弱如柴，從遠處望過去，她卻像一個中年婦人。她的

眉間兩條皺紋，是表示着她的痛苦，她的怨恨，她的懊悔……她一面工作，一面仰天浩嘆，她眼淚像雨露一樣點滴而下。有時，她的柔弱的嬌體支持不住了，輕輕倒在地上，嗚咽太息。

「汪直！啊！汪直！我現在愛你了，但是已經太遲了！我願望你能夠回到故鄉來，讓我見一面，使我死後可以瞑目。」

她屢次禱告着；當她這樣自言自語時，她並不使任何人聽見。

江英這一天到了家中，態度比常時更消極了。自然，凶悍的孫野，看見她愈加要動氣的。

「江英，怎麼樣？什麼地方不稱心？」

孫野坐在一張竹的睡椅裏，看見他的面上露着愁，便怒氣

哄哄地站起來，用嚴厲的話去責問她。

她不答，低下頭暗暗地落淚。他看見她那種態度，更倍上一倍的氣了。

「丈夫問你的話，可不回答嗎！豈有此理！像你這樣的女人，終算快樂享福了。衣食住，什麼都不愁，還要時常把愁容裝在面上；看看你自己，拿鏡子照一照，你瘦到如何地步！不知天天吃下去幹什麼的。這樣不爭氣，才是倒我的霉。在人家，也許要以爲這個女人是餓肚子的，否則怎麼會瘦到般田地呢！」

「無庸多嘮囉囉我一天到晚的勞動，莫非還不够嗎？我的愁容與你何干？我的瘦削便是你的罪惡的根源。如果你不先引誘我，使我陷于不可收拾的地步……你……你這下流的……害了我還不够，甚至連葉鳳……你的前途堪可擔憂呢！我老實告訴

你，你的幸福有限了。」

「什麼？什麼？葉鳳怎麼樣？」

孫野故意當不知道的問，但是面上露出很亟的樣子。賊胆心虛，他被她提起葉鳳的名字，真的有些驚駭了。

「我告訴你，葉鳳是個不良的女子，你不可和她多接近；否則，她會誘你到壞的地方去，使你上了當，你才會覺悟我的話不錯，因為她是不貞節的。」

「不貞？不良？你那裏知道？一個男子何以能够曉得一個女子的不良和她的不貞？我想她一定被你獲得什麼證據了。」

「我並不獲得地什麼證據，不過我知道就是。」

「那末，所謂不良和不貞，便是你自己使她這樣的。問問你的良心看：你曾在她身上犯過姦淫嗎？你未娶我以前，是當她

是什麼的嗎？哈哈，我早已明白了！你……你的人格……如果

葉鳳將來起訴，你怎樣好？」

她默然了，她的話像利劍一般刺入她的內心。可是他依舊無理的強橫着：

「即就我犯了什麼罪，倘使女子先不肯，豈能有不敗露之理？所以你不必多胡說了。」

他雖則窮凶極惡，但常受了江英的刻毒的譏諷，他的精神上也覺得十分痛苦。

x

x

x

人生到處都是痛苦；痛苦的原因，據一般人說，什九是爲了經濟上的束縛。其實並不如此：女人也是最大的原因之一。一

個人，無論你那麼有錢，但你找不到你所愛的女人，這種煩惱是永遠不能解脫的。

汪直的痛苦，便是屬於這一種。他已經結交過不少女子了：江英，葉鳳，芙蓉，郎梅，其中除了芙蓉之外，其餘的都是她們負心于他。最近，郎梅又和他發生意見了。

他和郎梅發生意見的主因，是爲了她太會化錢。她不是說過嗎？她是個寡婦，她的前夫是自殺的；是爲了生活——爲了不能供給他過度奢侈——而自殺的。那末，現在嫁了汪直，她當然還是這樣。俗語說，「江山易移秉性難改」，這話確是不錯。汪直的父親雖說又另謀着職業，但她怎能供給他的兒子任意揮霍呢？因此，郎梅便不能如她所願，亦時常和他鬧着口角。她的父親看見他這樣亂交女子，心那殊爲不然。所以當他在

中學裏畢業已後，也就輟業，另去謀生活了。

他去幹什麼好呢？一個中學生，只具了一點普通智識，到處都是爲難。末了，他到一另名叫青果書店裏當個校對員。

青果書店是一般流氓開的，其中的股東有拉車的阿根，有大腹便便的肉店老板，還有滑頭醫生，以及一個土號阿木林的寧波丐兒。他們開書店的目的，是做欺騙生意。所以，他登了一段廣告，說要招請職員，供給膳宿，每月薪水二十元但須有相當保證金。汪直看了，也果然去試以一下了。

這般流氓看見汪直帶了二百塊錢，便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把他錄用了。一共考取了十個人。本想取三十個職員的，可是其餘的因爲沒有保證金，也就割愛了。

所謂拉車的阿根，肉莊的老板，滑頭醫生，以及寧波丐兒

，都是很漂亮的人物：他們預先在××西服店租了幾套舊的馬車夫穿的洋裝，像狗披上了虎皮。然後租了一幢兩上兩下的屋。在舊貨攤裏買了幾本爛書，擺在書架上，拿一張吃飯桌當作寫字檯。上面寫着「編輯」兩字，

當汪直進去的時候，不識字的阿浪和胖大像豬的肉店老板坐在地板上乘涼。肉莊老板還持着一柄蒲扇。他們看見財神進門了，立刻爬了起來，恭恭敬敬向汪直點點頭。第一句便開口問：

「你帶來多少錢嗎？」

「二百元。」

「馬馬虎虎吧！」

「請你們寫張收條給我，先生！」

一般流氓聽了「寫收條」三字，嚇得全身都是汗；尤其是阿根，連屁得嚇出了。後來，大家公舉胖得如豬的肉莊老板，因為他在四十二歲時、曾讀過三個月的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，可是他從來沒有寫過字，最後，紅着面孔對汪直道：

「寫收條太麻煩了，我打兩個手印給你吧：兩個手印是表示兩百塊錢的意思。」

汪直雖覺得這種舉動有些奇怪，但他看看這流氓很漂亮，並且房屋也很講究，以為的確可靠了，便不懷疑什麼。而且他們告訴他，明天就來辦事。

翌日。汪直去時，只見青果書店的招牌，已經沒有了，大門關着，裏面連鬼也不見。于是他才知道受騙

流氓們騙了人家的保證金，相繼而逃了。他們脫了身上的

虎皮，又在。路上做尋手的生活，阿根因為搶錢袋，結果被巡捕敲了一頓，至今還關捕房裏。

可憐的汪直，他的兩百塊錢是由人家裏借來的，如今被流氓騙去，豈不大大痛心！而且他的勢利而只知揮霍的女人，看見他一失敗，愈加不理他了。所以他們又斷絕了關係。

「女人們都是沒有良心的：我愛上了許多，從未有一個來報答我的恩惠。看見我有幾個錢，便像妓女一般向我誘惑；等我窮的時候，當我路人一般看待。你，也是其中的一個。你走吧！我從此不要見女人的面了！」

狠狠的郎梅，領着一個白包裹，依彷徨不知去向。當臨行的時候，他微笑着對汪直道：

「汪直，我們同居以來，有一年多了。大家的感情終算還好

。今天你忽然叫我滾蛋，這出真乎我的意料之外。可是戀愛是雙方面的事情，我也是個很大方的女子，你既不有意于我，我有什麼面子再留在你家中呢？」

她嫌汪直窮苦，反而誣他是叫她滾蛋的。可見女人的嘴是萬萬不可靠的。

「你儘管說你自己的話就是。我像你的前夫，爲了生活，養不起你這樣高貴的女子。啊，女子！我的心逐漸給你們摧殘了！」

他獨自倒在一張椅上，晶晶的淚珠，如雨一般地掉了下來。

郎梅從他身邊走出，到門口，他說了一聲「再會！」

汪直的父覺全然對于兒子不負責任了。他知道汪直是迷戀于女人的浪子，倘若他無限制的給他化費，那豈不是很危險？

郎海走的第二天，他便變賣了房間裏的一點器具，拿這一點錢去購得架沙一套，草鞋一雙，削光頭髮，往素不認識的一個名叫廣華寺的廟裏，求僧侶給他受戒了。

廣華寺的當家是七十多歲的老和尚。他一見了青年汪直，穿着僧服，前來受戒，不勝驚喜，便合掌低頭對他說了一聲「阿彌陀佛」。

汪直也煩了佛家的規矩，同樣說了一聲，

「你這麼樣年輕。為什麼要受戒？」當家問。

「師傅，不滿說，我年雖輕，我的痛苦卻受了不輕，我決意從此出家，脫離苦海，普渡慈岸。」

「你有什麼苦衷嗎？不妨老實說出。」

「爲了女人呀？」他說後似乎很慚愧。

「爲了女人嗎？」師傅聽了這句話，彷彿很受刺激，睜開極大的眼睛望着他，然後表同情對他說：

「阿彌陀佛！我也是爲了女人而出家的。但我和別人的失戀不同：我是討過了三個老婆的男子。可是這三位小姐嫁給我後，都是前後相繼死去。你想，我的命薄不薄？爲了這層原因，我知道我的命運不配有女人的了。」

這兩位同病相憐的出家師傅，互相安慰着，汪直現在做了他的弟子了，並且非常受他的歡迎。當日他便受了戒。

x

x

x

汪直的母親，很久不接到她兒子的信了。世界上唯有母親的愛是最偉大最純潔的愛，這兒是她的一封信掛兒子，催他回

家的信；這信是由汪直的父親轉交他的，裏面說：
吾兒知悉：

半載以來，未稟隻字，吾兒究在何方，母遠念萬分，時而寢食不安，時而悲憤欲狂，若不卽速歸家，母之老命危在旦夕矣！

汪直出是家的人了。然而，他雖出了家，對於年老而慈愛的母親，終于忘記不了。所以他接到信後，當時向師傅請了假，回到故鄉去。

幾年不別的故鄉，如今又在眼前了。河山依舊，未有絲毫改變。他經過了江英的房屋，看見她窗前的那塊他用力搬去的大石，仍然擱置原處。啊啊！那塊大石，真像烈火一般，又要燃起他未清的七情六慾了。他想踱上去張一張，但他的理智告

訴他，止住你的腳！你忘記了你是出家人嗎？

忽然他彷彿受了一種極大的打擊，他匆忙地跑了，一直跑到家裏。

進了門，他便看見他的白髮老母の後影了。他想奔上去，像幼年時代一樣抱着她，但是不能；他深恐他的母親看了一個和尚抱着她因而受驚。所以他只輕輕地喊了一聲：

「媽！」

她的母親突然聽了有種像她兒子的口音，她連忙回轉身來一望；這一望，使她的老淚縱橫了，她仔細看了他一眼，然後才驚喜的問道：

「你……你……是直兒……嗎？你……你怎麼穿了和尚的衣服？還有。你的頭髮呢？」她走近去抱着他，「我的直兒！我

的直兒！你莫非出家了嗎？」

汪直沒有答，他是由嗚咽而放聲大哭了。他的淚如連珠似的，一顆一顆墮在他的衣襟上。隔了好久，他才將他的過去告訴了她。

「媽！你知道江英的下落嗎？」他忽然又記起她來。

「江英？」她回意了一息，「她早已自殺了！」

「自……殺……了……嗎？爲何自殺的？」

「還不是自討苦吃，嫁了那個流氓的孫野起因的。在未死以前，她曾懺悔呢！她想……：……」她說到此地止住了。她說江英欲再嫁她兒子的，但她恐引起他徒然的傷感，所以，甯願不說。

「她想怎麼樣，母親？她後來愛上我嗎？」

「不，她並不愛你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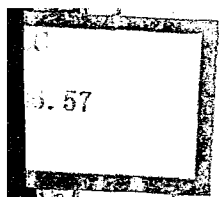
母親深恐兒子受創，把一切的話都隱瞞了他。然而，他還是說：

「唉！我多麼愛江英呀！她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女子呢！」

他仰着頭，瞻望天上來去的浮雲，陣陣的熱淚，像新掘的泉源，從眶中綿綿地湧出。

(完)

一九三〇年九月一日晚脫稿于上海。



版.....權
1930, 10, 30, 出版
1-----2000 冊
所.....有

異 性 的 追 求
全書洋裝一冊實價大洋七角